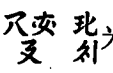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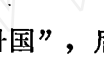
# 丹契小字中之契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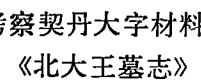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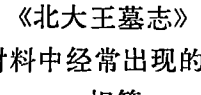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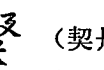
王弘力

契丹小字中哪一个字是“契丹”？“契丹”一词的含义是什么？至今看法不一。在契丹小字350余原字破读过半的今日，“契丹”一词的字形音义应该加以澄清。否则，将对契丹文字的进一步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
最近的议论集中在《道宗哀册篆盖》前四个词如何解读①。大体上分两种意见：一为为“契丹国”，后面的是附加成分。一为为“伟大中央”，是“哈喇契丹”。拙文《契丹小字墓志研究》②中曾就“契丹”一词本义和缀法扼要作了陈述。现对《道宗哀册篆盖》前四个词发表几点浅见，以求教于同道。

## 一

首先可以肯定：和不是附加成分。考察契丹小字诸哀册和墓志，名词后附加成分一般一个或两个原字；动词后附加成分或有三个原字；附加成分无论多少皆与词干连书。绝无单独构成一个小字的现象。即使原字多到六七个也不惮其长。这是契丹小字区别于契丹大字的一大特点。语音语法如是，缀字也是如此。、在正式发表的材料中共出现八次：《道宗哀册篆盖》，《宣懿皇后哀册》第11行，《许王墓志》第35行，《萧仲恭墓志》第6、10、17、47行等。均单独出现不连书其它词后，可知它是实词。

再考察契丹大字材料，《应历碑》第1行开头三字即大契丹国 xig xiten gui③。《北大王墓志》题目和志文开头三字皆。第一字已知为“契丹”；末一字是大字材料中经常出现的属格附加成分之一，同契丹小字。第二字当为“国”与契丹小字 gwan 相等。

大字按词制字故用一；小字是类音节文字故须用原字组合成；连缀属格附加成分作（契丹的）。《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》曾引《萧仲恭墓志》第6行二例，本文再举三例以证实为“契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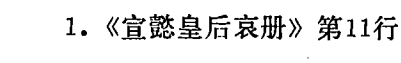
① 即实《契丹国号解》，载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3年第3期；同年，邱久荣《“契丹国号解”质疑》，载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第3期；刘凤翥《契丹小字“道宗哀册篆盖”的解读》，载《民族研究》1984年第5期；即实《不等于》，载《民族研究》，1986年第1期。

② 载《民族语文》，1986年第4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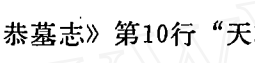
③ 此石拓件为贾敬颜先生所藏。命名有待研究，姑从学界已有称呼。第一字根据锦西出土契丹大字《萧孝忠墓志》年号大安之解读，可知为“大”。第三字与汉字国基本相同，当为“国”gui。中间一字为“契丹”无疑。

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1.《宣懿皇后哀册》第11行有  。前二字音 moo xiten，为“大（永生）契丹”之意。第三字似音 xwair，意即“二”，《辽史》译音“滑里”。蒙古语圆唇 o 与契丹语 wa 对应，xwair 与蒙古语 xoyar ［xojor］对应①。第四字 xoros 是复数形，词干与蒙古语［xoroo］，达斡尔语 kurəə 对应。蒙古书面语 xoriya 义为“围栏”，转义为“院、府、部、会”等。带 n 尾形 xoriyan，《蒙古秘史》作“古里延”（圈子），《华夷译语》作“豁里延”（院落）。全句“大契丹二院”，非指北南二院，乃喻耶律与萧二族。

2.斡鲁朵②一词，金代转义为政府。《金史国语解》：“斡里朵，官府治事之所。”理解不同时期的词义变化，对澄清“契丹”一词有益。

《萧仲恭墓志》第10行“天辅六年正月十六日于”之后有  为出。

前两个字音 xitenii orduu 为“契丹的斡里朵”之意，指契丹的官府治事之所，即契丹政府。

第三字音 mayas，相当于蒙古语［magad］“确实”，《高昌馆杂字》马哈 maoɟet“实”。mayas 又有“实际”之义，用于官衔中相当于“实授”。

第四字音 muulj，相当于蒙古语［məhəl］，《蒙古秘史》作木忽里，义为“灭亡、覆灭”。

 dun 相当于蒙古语［tuun］“它”，用于短语之后动词之前，可译成汉文“者”。以前我曾拟为与位格一种形式，并不妥切，顺便修正。因在多数文句里 dun 概括前面短语，加强肯定语气，故此句直译当为“契丹之斡里朵确实灭亡者是了。” 音 aatʃu，动词“是、有”。

《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》曾引此例，以  为“亡”，不妥。但大意并不错，志文明确提出“天辅六年正月十六日”正是辽中京陷落，天祚逃亡之日。

《 不等于 》一文认为  是名词，甚是。但为了否定  是契丹，提出两点诘问：

1.“正月十五日中京破，为何偏定十六日为亡国日呢？”

2.“契丹之亡国，究以中京陷破为断限，还是以天祚被俘为断限？契丹人如何认识这个断限？”

这种计较可能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探讨。第一，《萧仲恭墓志》是代表金代人观点的金代文物，确定辽亡日是胜利者女真人的观点，并不以契丹人也不以现代人的意愿来决定。第二，若说契丹人在中京破后、天祚未被俘前，不承认辽亡也是不符合史实的。从天祚西逃后，有四人先后称帝：耶律淳“北辽”，奚王回离保称帝，雅里“后辽”，耶律大石“西

---

① 拙文《对“契丹小字字源举隅”的几点商榷》中曾提出“滑里”是二；根据是《辽史·百官志》“涅哥奚军详稳司、滑里奚军详稳司”即第一、第二奚军详稳司。文中并未说契丹人名有叫“滑里”的。即实《关于契丹小字几个问题》（《民族语文》1986年第3期）却说：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没有叫“二”的，所以契丹人没有叫“滑里”的。这样 o 与 wa 的对应规律也就不能成立了。可是《辽史》的记载证明“滑里”是“二”，《辽史》会同四年有振武军节度使耶律画里；应历十五年有夷离堇画里；清宁二年有知左夷离毕事耶律划里等。

② 《高昌馆杂字》兀儿都、《华夷译语》斡儿都、《蒙古秘史》斡儿朵（宫帐）。

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辽”。李良嗣《与李处温使为辽内应书》中说：“今年取中京，遂破云中，此正契丹运尽灭亡之时也”。只有元代人修的《辽史》才把辽的灭亡写到天祚被俘。而从金国角度看，四京归金，辽国已无政府机构，岂非亡国？故《萧仲恭墓志》作者萧昭古得撰文曰：“契丹斡里朵（政府）实已覆亡”。并由萧韩奴书写刊之于石。

## 二

以前西方和日本几位学者对“契丹”一词的原义曾有过种种议论，《契丹国号解》对这些意见已有所批判。但该文主张“契丹”本义为“大中、大段”，也不符合史实。《契丹国号解质疑》从历史角度进行了详尽分析，列出详尽的史料，否定了“契丹”即“大段”之说，令人首肯。本文只从语言方面进行分析。

“契丹”一词，保留在建辽前（公元732年）立石的突厥文《阙特勤碑》中，译音为kytay，或转写为Qitay，khitai。同时代的《暾欲谷碑》作kytang。均无“大段、大中”的语音痕迹。显然，“契丹”是一个独立词，并非由“大、中”合成的词。《契丹国号解》为了将“大、中”与“契丹”附会一处，提出“元音移位”之说。至于元音怎样移位，该文并无说明。设想双音节的jeke>ike元音后移变成单音节之k'ei，则在四世纪“契丹”一词出现之前数百年须先有jeke。当然这是臆测。反之，单音节的k'ei元音前移，变成双音节的jeke，也不符合从中古以来蒙古语族诸语言发展的实际。关于这种语音演变概况，请参阅喻世长《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》第三章。

笔者以为契丹语xit本义为“力量”，与蒙古语[id]对应。xiten（契丹）相当于蒙古语[ideten]“壮士，英豪”。除了词首辅音x蒙古语已消失之外，二者构词法也不同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以《辽史》所载契丹语“阿庐朵里”（即达斡尔语altər“光荣”）为例，它与蒙古语[aldar]“名望、荣誉”对应。由阿庐朵里派生之“阿鲁敦”（负盛名者，即达斡尔语alter-in“光荣者”）与蒙古语[aldar-tan]“知名人士”对应。契丹语构词成分-an（en等），相当于蒙古语构词成分-tan（-ten等）。由此可知：xiten～ideten是符合语言发展实际的；契丹小字的即xit、即xit-en；而乃是两个修饰语，并不能组合成xiten“契丹”。

既然确定是“契丹”，那就排除了是“国”的可能。当然，解为xara“黑”与原字读音不合。按照《契丹国号解》之说，“由仁字改形增益而成则读[run]，或由礼字改形而成则读[lus]…… 故可能读满洲语kurun，又与蒙古语ulus相通。”尽管一词找了两个词源，也不能保证两个都正确。

契丹族在十世纪初建辽，比女真、蒙古较早地建成封建集权国家。对于契丹民族来讲，建立辽国是一个飞跃，“国”的概念也是新事物，可能在建辽前就吸收了汉语借词**几火、几夾**，“国、官”。当时若向未建国的女真族借“国”字，是不合乎史实的。

蒙古语ulus[uls]在十二世纪前词义原是“部众百姓”，故用复数s尾，后来随着蒙古各部统一，领土疆域概念较固定，“兀鲁思”先有封建领地含义，而后“国”的概念才

（下转51页）

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Rənggi təmürdək kəkirip kətkən müxük yopilak tosattin üstün kəwwət 8-kamir-
脸色　铁一样　青的　猫头鹰　突然　上面　层　第八囚室
ning aldiqa etilip kelip, …（《红岩》，维文版）
的　前头向　冲　来

（八）现代汉语中还有一种句式，全句主语与主谓短语里的主语之间有整体和部分、领属和被领属的关系，主谓短语的主语分项列举，共同述说全句的主语。① 如：人们有的在阅读，有的在低声讨论着。这类句子在翻译时，全句主语译为维语句的定语，主谓短语则一一译为维语分句，短语里的主语和谓语分别译为分句里的主语和谓语。

模式：$Z + ①W\ (Z_1 + W_1) + ②W(Z_2 + W_2) \rightarrow Adj + 分句_1\ (S_1 + P_1) + 分句_2\ (S_2 + P_2)$

其中：$Z \rightarrow Adj$

$①W\ (Z_1 + W_1) \rightarrow 分句_1\ (S_1 + P_1)$，$Z_1 \rightarrow S_1$，$W_1 \rightarrow P_1$

$②W\ (Z_2 + W_2) \rightarrow 分句_2\ (S_2 + P_2)$，$Z_2 \rightarrow S_2$　$W_2 \rightarrow P_2$

例句：这屋子里的年轻人，还有的在高谈，有的在玩耍。

Bu θydiki yaxlarning bəziliri yənə hədəp munaziriləxməktə, bəziliri oynimakta.
这 屋子里的 年轻人的　有些　还　一个劲地　争论着　有的　在玩
（《青春之歌》，维文版）

以上我们初步归纳了17种模式。但应当指出的是，在实际翻译时，只有原文思想内容可以直译的情况下，上述译法才是可行的。对于那些不能用模式翻译的句子，尚有待今后继续探索研究。

① 江天《现代汉语语法通解》，1980年，辽宁人民出版社。

（上接65页）

形成。《蒙古秘史》中“兀鲁思”一词虽已变成“国”，在许多场合仍然保留“百姓”的原义⑦。契丹语的“国”和蒙古语 ulus [uls] 演变相差二三百年，以  为“国”（uls）是极牵强的。

现在来分析  。上一字母读 hu、xu，汉语借词“虎”用。下一字母是辅音 s。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12行  gusi“委顿”。抄本较  少一点，估计读音差异不大。  音 xus，它在“契丹”之前与“大”、“中”并列做修饰语，可以判断就是《辽史》中的“虎思”，又作“虎斯”。〈国语解〉：“有力称”。带 n 尾时译为“胡损”。与蒙古语 [xutʃ'] [xutʃ'un] 对应。契丹语之 s／tʃ 与蒙古语之 tʃ'/s 交叉对应。“有力”也可译为“强盛”。

 是三个修饰语与一个专有名词构成的词组：伟大、中央、强盛之契丹（的）。只要这一判断符合客观实际，自然能经得起时间与事实的考验。

⑦ 例如《蒙古秘史》130节：“成吉思合罕　斡额儿禿里颜（自己里行）兀鲁思（百姓）亦列罢（来了）客延（麽道）巴牙思抽（喜欢着）。”再如164节：“帖木真可温（帖木真儿子）巴撒（再）斡都黑三兀鲁思（去了的百姓）米讷（我的）阿不剌主兀斡克罢（救着也与了）。”其它从略。



© 1994-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